

来，1988年前南下海南的秦建国无疑是“第一代闯海人”。从四川遂宁射洪看到海南的召唤，当时刚大学毕业不久的秦建国遂南下海南。“我这个中国人民大学本科毕业生，也要一家一家找工作，而且还被拒。当时在海南举目无亲，遭遇世态炎凉。但幸运的是，我遇到了更多好人，也逐渐站稳了脚跟。”现为中国人民大学海南校友会会长、清华大学海南校友会理事的秦建国写下这段文字的时候，不觉已在海南工作生活了近四十年。

闯海不论早晚！《新民周刊》记者发现，目前的海南，多多少少带有些移民省份的迹象。不仅有类似秦建国、刘秦然这样在不同时代在自身非常年轻时闯海并留下者，甚至还有功成名就者，在年已六旬时仍开始闯海之旅。比如如今的海南医科大学校长陈国强院士……

## 怎样的海南人

秦建国从中国人民大学毕业后，在四川射洪一所中学支教。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，信息远未如下这般畅通。秦建国即称，当时条件艰苦，自己与同事周末凑份子——每个人掏出一元钱，就能改善伙食吃火锅。吃火锅时，在一张油渍斑斑的报纸上，他看到了海南的召唤。于是，在静静流淌的涪江边沉思数日，作出人生重大抉择——闯海。没想到，南下，就是一辈子……

如果当时没在火锅店看到这张报纸，秦建国的人生道路大抵将是——支教完毕，回到北京。凭借中国人民大学本科毕业，在北京的工作大概率安稳，升迁的概率也不小；生活自然也安逸。然而，南下海南，却并不是那么回事了。1988年1月，在海南建省之前数月，秦建国坐着硬座火车南下，之后换大巴，终于在一路上《请到天涯海角来》的歌声中踏上了这片阳光明媚、椰影婆娑、和风习习的热土。但他看到的情况，与想象中的海南有同有异。

同：“十万人才下海南”，真不是当时的广播、电视、报纸等媒体夸张。“很多人是没有退路，辞职来到海南的。我也与原单位立下‘军令状’，哪怕饿死，也不能回去。”秦建国如此回忆。

异：本想着海南大开发，需要人才。而1988年的中国人民大学毕业生，且还有支教经历，从“天之骄子”成长为相对来说成熟型人才，在海南本该大受欢迎。哪知道在当时的海南岛，秦建国却曾经遇人不淑。举目无亲的他，曾被人吃拿卡要近一年。“幸运的是，我也遇到了不少好人，比如大英村的房东老赵吴姐一家。”秦建国说。

认识老赵、吴姐，是因为初到海南的秦建国身上携带的不到200元钱，住进了海口市海府路与和平南路交叉口的海南旅社。当时的房费是每天1.2元。“海南旅社虽然极其破旧，但不差钱，我想交一周或一个月的房费，人家都不收，只能每天12点前交当天的住宿费。”秦建国回忆道，“有一天，我实在没来得及赶回旅社。他们就把我的床位给了别人。我只能与新疆闯海南的赵兄将就一晚。”

在秦建国的印象中，学中医出身的赵兄，在海南算不得成功。“他自新疆到海南后，帮着别人炒地皮，发了点儿小财，风光了一阵，却‘一夜回到解放前’。得亏有一技之长，跑到罗牛山农场医务室谋得一份差事。可惜没等到罗牛山上市，就离开了。之后离婚。至今还在社会上飘荡。”秦建国说。而秦建国与赵兄将就着“同床共寝”一夜后，决定出去租房住。他跑到位于海府路、海秀路和博爱路的交汇处，这里是当年闯海人的聚集地。在这里认识了来自山西的、当时在海口从事房屋防水行业的小蔡。经小蔡介绍，秦建国在快到南宝路的位置找到了老赵和吴姐，在那里安顿下来。“在体制内上班的老赵忙忙碌碌，偶尔见面，客客气气。”秦建国回忆，老赵当时除了上班，业余时间还修理电器补贴家用，再加上房租收入，可见这家人家的勤勉。而2002年，秦建国已经到海南省金融办上班了，办公所在的国托大厦，